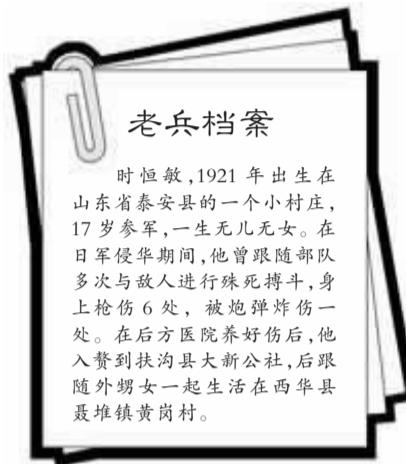


时恒敏:拼刺刀扎死7个鬼子



时恒敏,1921年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县的一个小村庄,17岁参军,一生无儿无女。在日本侵华期间,他曾跟随部队多次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,身上枪伤6处,被炮弹炸伤一处。在后方医院养好伤后,他入赘到扶沟县大新公社,后跟随时外甥女一起生活在西华县聂堆镇黄岗村。

□晚报记者 姬慧洋 文/图

10月6日,阴有小雨。

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湿润的空气从车窗缝隙里钻了进来,车上的导航显示这里是西华县聂堆镇黄岗村。站在这个陌生村庄的入口处,周口晚报记者看到不远处的十字路口一侧有几间门面房,在一间没开门的商店门口坐着一位穿着棉袄棉裤的老人,他身边停着一辆三轮车。周口晚报记者走上前询问老人

是否知道时恒敏的家在哪里,老人听力有些不好,经过反复大声询问,老人笑着说:“我就是时恒敏。”

得知周口晚报记者采访意图后,老人表示要带着记者回到自己的家中好好聊聊。在记者的搀扶下,这位96岁的老人蹬上了三轮车缓慢地向家的方向骑去。“我的腿在打仗的时候受过伤,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受不了,走不成路。只有骑着三轮车,我才能到处溜达溜达、散散心。”时恒敏说。



骑三轮车的时恒敏

要饭时被连长带到部队

坐在时恒敏家的院子里,老人打开了话匣子。“我是一个穷孩子,很小的时候爹就去世了,娘改了嫁,我跟着大伯一起生活。那时候人都穷,到最后实在要不来饭,我就去河里摸鱼。在河边,我遇到了我的连长,他告诉我别再要饭了,跟着部队打鬼子吧。我就跟他一起到了部队。”那是1938年,时恒敏17岁。

1938年,侵华日军在山东省泰安县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“1月28日,侵占泰安县城的日军侵入东良庄,进村后他们就抓住了抵抗日军的自卫团员王怀善(音),当即就对他开膛破肚,他7岁的小妹被日军用刀劈成两半。日本鬼子

丧心病狂,他们还点燃了无辜村民的房屋,见有村民从火里爬出来,他们就把人抬起来再扔进火里活活烧死。”回忆起那段岁月,时恒敏红了眼眶,久久不能平复。

炮火纷飞的年代,抗日战士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,他们大多歇息在漫野地,地头堆放的麦秸是他们最好的取暖物。“行军打仗时能有麦秸垫在身子底下睡觉,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。”时恒敏说,“没有鞋,战士们就用稻秧拧成拖鞋的模样穿在脚上,多数情况下还是打赤脚。那么艰难的日子里还要打仗,想想现在的幸福生活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?”



坐在自己家院子里的时恒敏

山沟设伏围歼日军百余人

口子酒产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,它入口味道甘美,酒后心悦神怡,素有“隔壁千家醉,开坛十里香”的美誉。这样的美酒自然也逃不过侵华日军的眼睛。“就因为日本兵也爱喝口子酒,所以才被我们侦查员探查路线后设伏围歼,那一仗杀死日本鬼子一百多人。”时恒敏说。

1938年,时恒敏所在部队奉命到安徽省淮北市进行抗日,侦查员探查得知驻扎在附近的日军定期到濉溪县抢酒喝。经过精心布置,时恒敏和他的战友

们终于等到了来抢酒的日本兵。“小鬼子抢酒必须经过一个小山沟,那里非常适合打伏击。那天我和战友们事先埋伏在山顶,不久后就看到有三四百人的队伍从山沟入口处进入包围圈,信号兵发出信号,我们一起把准备好的大石头扔下山,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。部队给我配发了6枚手榴弹,我把手榴弹全部扔了出去。听着爆炸声看着鬼子被炸得飞了起来,我心里别提多痛快了。这一仗,我们打死鬼子一百多人。”时恒敏说。

拼刺刀扎死7个鬼子

1939年8月,侦查兵侦查地形时偶然得知,时恒敏所在排附近有一个排的日军驻扎,日军把休息的地方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,村里有一个带大院子的房子被他们强行占用,他们吃饭时会从屋子里出来,几个人头对头围在一起吃饭,这个时候他们的武器放在屋里。得知这一情况后,时恒敏的班长主动请缨带着一个班的战士,前去偷袭这批侵华日军。

“我们队伍里的战士都很年轻,最大的也就22岁,我当时只有18岁,算是年龄比较小的。班长看我

年龄小,劝我留下,我可不干,死活要跟他们一起去,班长就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,跟在他身后。”时恒敏说。

时恒敏和战友们摸到日军驻扎地时,正赶上饭点。“门口有俩放哨的日本兵,我们悄无声息地用刀抹了他们的脖子,班长就带着我们向里面冲,我用刺刀扎死了7个鬼子,在打斗过程中有鬼子跑到屋里拿出了枪,我的肩膀被子弹打穿了。最后我们俘虏了十几个鬼子,缴获了二十多支枪。”时恒敏回忆。

奋勇杀敌一身枪伤

在战斗中,时恒敏总是冲在前面,他的身上布满了各种伤痕。抚摸着在阴雨天气里疼痛不堪的双腿,时恒敏卷起裤腿,在他的左腿腿肚上有一个一元硬币大小的凹痕,用手一摸周围的肉硬邦邦的。“这是1945年在柘城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留下的伤,脚上也有,像这样的枪伤,我身上有五六处。”时恒敏指着腿肚上的伤说。

放下裤腿,时恒敏又掀开了棉袄,在他的肚脐右下方有个海螺形状的伤痕,两边高高凸起,中间凹陷。“这是被炮弹皮崩的,当时我以为我活不下来了,结果命大又让我扛了过来。”时恒敏指着肚子上一个褐色的疤痕说:“当时子弹从这里穿了过去,大夫说这里没有内脏,就是打穿了,养养就好了。”

在时恒敏的头顶、肩膀、肚皮、腿脚等处,周口晚报记者看到了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留给他的永不磨灭的印记,数了下大概有7处伤痕,其中6处枪伤、一处被炮弹炸伤。

这一身的伤让时恒敏再也无法坚持战斗,在后方医院养好伤后,他入赘落户在扶沟县大新公社。让



时恒敏右腹部被炮弹炸伤

人遗憾的是,这一生他无儿无女。1977年,他跟随嫁到西华县聂堆镇黄岗村的外甥女一起生活至今。“今年我96岁,能从战场上活下来已是不易,现在吃穿不愁,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。”时恒敏说。